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六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繢注

秦四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 韓 魏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 舍楚而往攻秦藍

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
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

況於楚之故地楚

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

應之也必勸應和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

為知之必不救也

知楚與三國謀故必
不肯救之一無肯二字

三國疾攻

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急

走去也告
急求救也

秦愈不敢

出秦益疑故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

離絕

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

專勢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

薛公曰善遂發重

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

果竟

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

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

臣曾作勝

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婦人大歸曰出

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

為妻以齊秦劫魏

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為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

黨秦之有也

攻魏則并得上黨也

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

在秦則魏秦之縣也

負芻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

秦故云魏秦之縣也

已妬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

妬魏之臣也劫脅也薛公

在魏故欲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妬與佐也

佐負芻兄也故

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妬欲困苦之也

佐復之薛公故言請為王因妬與佐也因

魏懼而復之

齊女負

薛公故言請為王因妬與佐也

因薛公故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婦人大歸曰出

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

大

薦必以魏歿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齊奉事王矣秦王不慊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

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下能分字河東地以畀三國與之成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

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

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

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

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

惜河東地也

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

且將也特獨也三

此講之

悔也

悔恨

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

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

橋西北咸陽城是也

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

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

寡人決講矣

決必

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

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

今時對曰弗如也

言不如始時強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

韓臣

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

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

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

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

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

甚謂誠也

中期推琴

續史記中旗憑

琴注引戰國策

六卿分晉智氏范

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

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琴

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中期秦臣

也料數也過謬也

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

六卿分晉智氏范

氏韓

趙氏乘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劉皆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

滅破范中行

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故智伯瑤先破滅也

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

陽

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

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

沈沒也廣二尺曰板

智伯出

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

說苑韓子參乘

三人共載

智伯

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

亡滅

乃今知之汾水利

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

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

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

曾劉本云魏桓

子肘韓康子康子躡而智氏分矣

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

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

智伯身死為襄子所

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

卒

身死國亡為天下笑

智伯身死為襄子所

殺也身死國為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

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

尚賢在晉陽之下也

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晉陽也

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

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勿無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

魏許賂秦以上洛絕

秦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

南陽陘山所在也

秦責賂於魏魏

不與賂上洛也不營曾營或作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

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

寡人遇也遇合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

亡地於秦也

謂失上洛

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

矣

之至也資財幣也

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

魏必危

危亡

秦王曰善

昭王

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

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

魏惠王效致也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

遇合境秦界也

楚怒秦

合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遇之合也

是以鯉

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

罪景鯉而德周秦

秦使周最解說秦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第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

一本無使
景二字

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

市求也

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

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

留曾劉一作者

是便

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

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兄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

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

言留臣則秦一本
下有

秦無楚援則與楚二字絕

魏不復尊齊為孤國故齊重秦也

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

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出遣景也景
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稱帝故
秦王始皇也即位二十六年乃

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

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其實而無其名者有

更有有字

其實而無其名者王知之乎

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

銚推耨之勢

銚芸苗器也音括續
姚調二音古田器

而有積粟之實此

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

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

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

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頗弱曰山東

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

於雍門宮故頗弱曰不能掩
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

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

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並兼頗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

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入其社稷

之臣於秦入納從於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圖

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

給供

頑子曰天下未

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
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

私愛也

秦

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

而殺李牧

李牧趙將

齊王入朝

朝於秦

四國必從

四國燕

趙韓魏

頑子

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
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

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
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驕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閻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物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

至而反冬夏是也

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也

致至而危

累碁是也

至極

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

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

未嘗有地也

先帝文王莊王王之

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

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

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

大梁

魏惠王

所都也

今陳

留後儀西大梁城是也是也

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

舉猶得也

拔取

燕南

燕酸棗

今屬陳留桃人邑名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處則未聞虛空也

多矣

云翔

史記作

猶解於

作於

散字

本不與

功亦多矣

王之功亦多矣

王申息衆二年然

後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

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

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救也

天下五合六國
集聚不敢救助

王之威亦憚矣

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

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而肥仁義之誠

誠字一本作誠字

使無復後患

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一下有厚字患

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

言不足小畜之也

王

若負人徒之衆材

一本無材字

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

負恃

也毀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

臣服也主謂諸侯

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

之難也

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

一本也字下有鮮少也三字

言人初

始無不能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

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孤濡其

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智氏

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一本無也字

智伯

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

之於榆次謂一一本無也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一本無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

一本無也字

吳王夫差自見服越

王為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

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

國者非無大功也

設說字剗一本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設說字本作貪有一本下也但見目前之利

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

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師伐齊

既勝齊人於艾陵

艾陵邑也還

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

還自黃池為越所殺殺字一作禽字

浦屋二字也即干隧也

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

日謂當勝也

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

今王妬妬字曾本一作姤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

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

逸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援鄰國敵也

敵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免免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都有心害之心已忖度之躍

躍跳走也。蒐校也。喻校免。騰躍躍。一一本無。以為難得也。
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

越不可信而吳

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

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

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割腹折頤首身分離。折

百一

斷

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為

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還反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

攻字下有隨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

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一

無應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

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也

七邑宋邑
戰國

時屬楚故言
宋必盡也

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

之地也

廣平曰原野也為膏潤腴美也

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無於

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

校猶

亢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

以泗水為南界

負背也倚猶
依也患難也

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

事下吏

事治

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

餘

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為帝也然强大足以楚秦使不得稱為帝有餘力也

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

衆多也
強盛也

一舉事而注地

於楚

事戰事

也注屬訛令韓魏歸帝重於齊

反

是王失計也臣

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臨以

以劉本作

韓韓必

授首王襟

劉本襟字作施字曾作襟

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

必為關中之候

為秦察諸侯動靜也

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

梁氏魏也

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不往來於魏也

如

此而魏亦關內侯矣

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

王一善楚而關內二

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

壤是王

之地一任兩海

一注東海

要絕天下也

要取

是燕趙無齊楚無

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
矣攻急也

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

王正也為始皇帝

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

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

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

昔者趙氏亦

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

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

莫敢闖東門

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

當是時

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

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

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

會

乘夏車稱夏王一朝為天

子天下皆從

皆從其化

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

太公

田和始伐

伐一作代

呂氏齊侯諡為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

兩分魏之壤地

國家大危梁王

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

陳侯齊侯也陳氏纂呂氏絕故曰陳侯也

天下乃

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

縛遇於泗水之上

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

敗之也申

縛齊將也

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

格道

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

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

格道不通平際

一本無際字

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繹効摶委南聽罪

聽罪

於楚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繹舍於子也

是天下積薄而為

曾劉本無為字

厚聚少而為

曾劉本無為字多以同言

郢威王於側紂之間

紂當為牖聲之誤也

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

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

也



戰國策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七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鈞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七

漢 高誘 注

秦五

水 姚宏 繢注

謂秦王曰

秦始皇也

臣竊

感

王之輕

齊易

楚而卑

畜韓也

臣聞王兵勝而不驕

驕也

臣

憂

伯主

約而不忿

忿怨也

伯主約

廉勞謙故

不有所

勝而不驕

故能服

世約而不忿

故能從

鄰

王者

極大不驕

遠做能服

無服

無服

人主廣德

曾一作得

劉一作失

魏趙而

王者

國

一作世從鄰

服

無服

無服

輕失齊騎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

恤顧

伯主之業也

業事

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

先王聖王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

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

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

智伯智襄子也殘滅范吉射昭子也

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荀為察以冠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衰智伯滅而兼之志意

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為反間令趙氏得

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

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

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

劉作

為勾踐禽死於干隧

一作隊

吳王夫差

伐越勝之勾踐奔走樓於會稽山

之上遂北伐齊勝

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

人殺之干隧

邑名

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

以朝天子於孟津

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

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

故布冠而拘於秦也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終難也今

王破宜陽殘三川

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

而使

天下之士不敢言

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

西周也。扞宜陽界而東。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謂諸世主

侯也。諸侯憚怖畏秦。不敢交會。

陽侯諸侯之下有塞隘處也。

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

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

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王若不能

為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

以王為吳智之事也。

吳王夫差智

伯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

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九里適為行百里之半耳譬若

強弩至牙上甫為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心驕約

非楚受兵必

秦也

言不伐楚則伐秦也
秦楚之驕侈故也

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

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

援

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

敵強弱等
也未無也

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

權援助

之勢也故曰先得

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

受兵也

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

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

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

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

若隨此

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中期秦
辯士也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

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

者遇桀紂必殺之矣

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
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

則必有一
字殺也

秦王因不罪

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
已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

皆公
孫消

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

謂公

公孫消也尊重也數
行戰伐有功勞也

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

不為

秦相者不為卑
太后不善者也

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

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

公

周也辛戎楚人自楚亡在東周東周洛陽成周也

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

使辛戎為周相也

楚必便

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

公公孫消

也言必見用
為秦相也

樓辭

續許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則國失勢注辭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

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

約秦魏太子為質

質於秦也

紛彊欲敗之

魏臣也

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

還周旋於利也

敗秦而利魏魏

必負之

負背

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

因疑於太子

疑不欲令太子質秦止

樓子患之昭

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

告昭衍魏太
子止酸棗意

昭衍見梁王梁王

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

梁魏都也故將伐魏

王曰為期

期曾作其

與我

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

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

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
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濮陽人呂不韋賣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

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歸而謂父

曾本

不韋賈邯鄲而見也

歸而謂父有母曰耕田之利幾

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

贏利

倍曰無數

多不可
數也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

餘饑

今

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

世後也

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

趙處於廊城

廊城趙邑

故往說之曰子溪有承國之業又有

母在中

子溪秦太子也異人之
異母兄弟中猶內也

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

不可知之國

謂秦託子於趙安
危吉凶不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

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

事治

吾為子使秦必來請

子

子異人也言必使
秦來請子於趙

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

至死君知之乎秦王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不罪知

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

太子子僕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

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

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

高也崩死也用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君謂陽泉事即位治國事君也累卵

至危也朝生木莖也朝榮夕落真為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

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

四維持之

憂也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子僕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輔猶明也

王一日山陵崩

子僕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

子異人名

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

誠請而立之

王后華陽夫人耳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

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

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

中王后欲取而子之

欲為已子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

留計是抱空質也

抱持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

之是不敢倍德畔施

德

是自為德講

講誠曾本

秦王老

矣一日晏駕

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

雖有子異人不足以

結秦

結固

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

楚服盛服

王后

悅其狀

貌

高其智

高

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

夫人楚女也故曰吾

楚人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

誦經

子曰少棄

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

習

王罷之乃留止

止曾間

間須

陛下謂孝文王也

作請間曰史也陛下嘗輶車於趙矣

昔

嘗質趙輶車止仕

也不欲言其質故住車故止於趙敢國

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

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

面向

無一介之使以存之

存問

勞臣

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

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

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

官祿

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

太子燕僖王之子子丹也

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

曾作燕

往相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

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

快

少庶子甘羅

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

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

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

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

有請文信君叱去曰

曾作曰去劄作去曰

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

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

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

生七

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

遽言叱也

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

武安

君秦將
白起

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

知其數

言衆多不可數知也

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

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

信侯專

專權重也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

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郿陽增於郿驥來賜死於杜郵也今

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

矣

言白起死於杜郵未知卿死何處處一但作所

唐曰請因孺子而行

請聽也言行所一之

燕也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

幣貨財也

行有日矣甘羅謂文

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報口也往為張唐先說趙王也

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

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

異怪

欲攻趙而廣河間也

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

十六縣與秦什一

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今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

守相假也

秦下甲

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

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

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

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

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

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都都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

亡言輕之也不言上二字有二

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

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

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

刀筆

一本作奉筆

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

悉趙兵以遇

一本作秦敵也

趙王不能將

一本作趙不有王字趙下能用司馬空馬為將司為將

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

自請而去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

上客尊客

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

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

料數

趙何時亡

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

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為將可期而亡

趙王

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

趙王

曲邪

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

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韓倉必讒殺武安也

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

人代武安君為將也

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

數讓

曰將軍戰勝王觴

將軍

觴酒爵也

將軍為壽於前而捍

捍劉一作押

七首當死武安

君曰緡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

緡李牧名

起居不敬恐懼

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

接續

上若不信緡請

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搊

搊曾作搊纏

之以布

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

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

縮取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

司馬門

趣甚疾出

諭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衡劍徵之於

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

年秦將王翦破趙為郡

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嗞劉一無茲乎司空馬又

以為司空馬遂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

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

四國燕趙吳楚也

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

秦王召

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

屈於內

屈客

而百姓靡於外

靡盡

為之奈何羣臣莫對

姚

曾本皆作桃

賈對曰

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

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

賈願出使四

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

絕斷安止

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

其衣冠舞

舞劉一本作帶

以其劒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

為交以報秦

秦王大悅賈封

劉一作封賈

千戶以為上卿韓

非知之

知一作短

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

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

作知一終死於諧姚賈

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

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

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

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

嘗盜竊於大梁為趙臣而見逐者

取世監門子

父死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子耳

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

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

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

劉作有之

王曰有何

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

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樂聽讒而誅其良將

殺閼龍逢也

紂聞讒而殺其忠臣

剖比干之心

至身死國亡

亡失天下

今王聽

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韓言

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

太公呂尚望為老婦之逐

朝歌之廢屠

賣肉於朝歌肉上生疽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不用而斥逐也棘津之讎

不庸

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信也

文王用之而王

王有天下也

管

仲其鄙人之賈人

一無人為市賣僧求其小利

南陽之

敝幽魯之免囚

敝應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敝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為

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

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

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

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羖用而秦霸此之謂也

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

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

此四

士者皆有詬醜大誹

詬辱天下曾作於

明主用之知其

可與立功

立成功也

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

哉

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淵申屠不忍見紂

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淵

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

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

於上

明主為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

秦王曰然

乃可

劉無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名者也一二字

戰國策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八

漢 高誘注

宋 姚宏 繢注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遂娶子於齊

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

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子

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

嬰子恐張丑謂楚

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

盼子田盼子也

盼子有功於國

一國下有而字

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

史記作申紀 張良齊臣也嬰子
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

一本作申縛者大臣與

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

言大臣與百姓
不為申縛致効

盡用今嬰子逐

逐子曾本今
王逐嬰子矣

盼子必用復整其士

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

遇敵也便利也

楚王因弗逐

弗逐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輶志

輶止公孫閔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

公孫閔齊之公孫田氏也又

將往楚閔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

謂田嬰公也使楚王

欲封公甚於齊
之欲封公也

嬰子曰願委之於子

委付也
子公孫閑也

為劉無為字

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

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

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

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
分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

楚王曰善因不止

不復止齊
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

諫止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

通無通欲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

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靖郭君謂死

言請烹烹煮謂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

海大魚因反走

反還

君曰客有於此

於此止

無走也客曰鄙臣不

敢以死為戲

續淮南子戲作熙

君曰亡更言之

亡續韓非子繖不能絆

對曰君不聞

大魚乎網不能止

止禁鉤不能牽牽引

蕩而失

水則螻蟻得意焉

得意皆飽滿也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

齊陰

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為夫齊奚

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

之無益也

城隆高也到至也高薛至於天猶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輟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

齊王威王也宣王之

而數覽

一本作王曰日

說五而厭之

說五官吾厭之

父計薄書也聽治也

今與今一作令靖郭君

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

續昆辨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

作劇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

吾氏之後齊有崑弁見戰國策

齊貌辨之為人也多

疵疵闕病也

續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

証諫也

郭君不聽聽受

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

孟嘗君田嬰子田文

也號孟

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

剗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

續呂覽揆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

家試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

無辭為之

慊猶善也善齊貌辨者吾不辭為之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

旦暮進食

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

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纍鐘之牛者也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不善

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

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何

貌辨辭而行

行去也去至齊也

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

固請必行

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

藏懷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齊貌辨

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

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承視若是者信反

反叛

不若廢太

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

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

靖郭君泣而曰不

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

患謂不見善出

走薛

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昭陽楚將辨

又曰必聽之

聽與楚易地也

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先君王也

雖惡

於後王

言為後王

劉無此字

吾獨謂先王何乎

謂猶奈何也

且

先王之廟在薛

起成王之廟在薛

二不聽辨也

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

又不肯聽辨此為二

動猶發也

宣王太息動於顏色

動猶發也

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也少小殊不知

不知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

肯猶可也能為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

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

從薛至齊也一日

衣威王之

衣冠舞

舞劉作帶

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

靖郭君至因請相之

請以為相也

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

受相印也

七日謝病強辭

以病謝相位

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

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

為沮

沮止

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外猶賤生謂觸

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
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

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

田侯召大臣

而謀

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

曰救趙孰與勿

救鄒子曰不如勿救

鄒子齊臣

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段干姓綸名

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

兼猶并也

其於齊

何利

一無字

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

軍屯郊

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

襄陵魏邑也河東縣
縣襄陵也

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

齊大破之桂陵

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

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
在北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

韓氏請救

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速晚
也

徐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

折分也
猶從也

不如早

救之田臣思曰不可

田臣思齊臣

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

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

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懇於齊懇我因陰結韓之親

私

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與魏戰而五不勝

東懇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

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

韓魏

之君因田嬰劉無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

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

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

閔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

用君

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

死曲撓而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

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闐公孫闐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為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震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人卜者亦一無驗其辭於王前信驗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

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

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

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我

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還使彼罷弊

於先

先曾作老

弱守於主

彼謂魏也

主者循軼之途也

鑠擊摩車

而相遇

軼途轍之道也鑠閭也

使彼罷弊先先曾作老

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

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

使輕車銳

騎衝雍門

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

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

可走

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

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

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

於齊

權勢也復還也

杜赫曰臣請為

一為下有君字

留

一留下有之字

楚

君謂鄒忌

留之楚為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

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

田忌之不返齊也

還鄒忌以齊厚事楚也

厚重

田忌亡人

也而得封必德王

德恩

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

田忌後日

若得還齊

亦必以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從杜赫之言也

重事楚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

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

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

悅不作威福也

鄒忌謂宣王曰忌

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

者以一作亦幾何人

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壅敵斷

敵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修八尺有餘

修長

身體昳麗

昳讀日

朝服衣冠窺鏡

窺自

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

一無字

也城北徐公齊國之

美麗者也忌

一無忌字

不自信而復

一無復字

問其妾曰吾孰與

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

問之客曰

一無以客字

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

也

一無以三字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

視又

一無又字

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

一無愛私字

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一無愛而畏之

客之美我者欲

有求於我也

一無求索字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

知不如

劉作臣情不如

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

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

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下人蔽王甚矣

王曰

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能字

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

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

一無諫字門庭

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

者

改循舊曾作修端嚴

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應韓魏以攻齊與秦交和而舍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

其徽章以雜秦軍

徽熾名也傳曰楊熾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幅一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

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

候軍者以章子為然威王不應應頃

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而如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

不發將而擊之

發

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

明

曷為擊之

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

謝於齊

秦惠王之子武王謝謝攻齊之罪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馬棧一吾下有牀也

吾下有

之使者

一無字者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

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

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

教劉作葬

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

更葬母是欺死父也

死父欲使之說也

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

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威王以此知章子之
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

魯親

楚也

患

憂

張丐曰臣請令魯

中立

魯中立言能使魯
不親楚而絕齊也

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

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

過矣

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

與猶助也

魯君曰

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

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

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

今一
作全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殫而君以

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

全衆為中立無以為助也觀二國交

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

其見恩德亦其曾

作甚大也

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退師不復觀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

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繕法譜

也本一走齊而宣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

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

遞更不

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

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

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

憂

天下為秦相割秦

曾不出力

割分也自相剝割以附益

強秦不自出力用力也

天下為秦相烹秦

曾不出薪

為秦自相烹置秦

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

五帝黃帝
顓頊
無
顓頊

字高辛帝嚳堯帝
五伯昆吾大彭豕
顓頊齊桓晉文者
無也

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

反

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
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

今韓梁之目

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

乾 嫌也 目不
嫌言悲泣也

非齊親而韓梁疏

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

舉得
屬至

南面而孤楚韓梁

面向

北向而孤燕趙齊無

所出其計矣

出猶
生也願王熟慮之

慮度

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

弟

言兄弟
相親也

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

銳精銳
戍守也

此萬世

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構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從陳軫策也

蘇秦為趙合從

合山東六國之親也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

有琅邪西有清河

清河今甘陵漢改也

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

國也

言牢固也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

之良五家之兵

五家五國

疾如錐矢

錐矢小矢喻勁疾也

戰如雷電

雷電喻威

大也解如風雨

風雨喻解散速疾

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

臨淄齊鄙

臣竊度之

度計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

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

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躑躅者臨淄之途車輶

人肩摩

塗道擊相
當摩相連

成帷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

人衆多

連衽成帷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

揮汗成雨

揮振作聲擊

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高大也揚發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

之強天下不能當

當敵

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

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

當對

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

機要

韓魏戰而勝秦

作

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闢至闢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為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獨獨喘息惟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

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

詔之

主君謂蘇秦也詔告

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

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

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

齊宣王

大臣父兄殷衆富樂

無過齊者

殷盛

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

世之利

顧念

從人說大王者

從人合關東六國

必謂齊西

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

覽受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

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雖裁

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

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趙

入朝鼃池趙入秦朝於鼃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闢指搏

搏曾作博

闢臨淄即墨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

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

託附未

嘗聞社稷之長利

長久

今大客幸而教之

大客謂

張儀也請奉社

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

曾有里字

於秦也

戰國策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九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繢注

齊二

韓齊為與國

相與為黨與也
患難相救助也

張儀以秦魏伐韓齊

王曰宣王也

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

田臣思曰

王之謀過矣

田臣思不如聽之

聽伐韓也

子噲與子之國

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

子之其相也蘓代為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

讓天下之名子噲

慕

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

之故與子之國也

趙必救之是天下

劉無下字

以燕賜我也

我臣恩自謂也

王曰

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

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

而舉燕國

舉拔也孟子曰

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

伐而取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

惠王秦孝公之子也

左右惡張儀

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

已畢趙字

也齊王使赴責于秦武王

任用張儀之罪下有罪
弛又使至史無叙

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

効之王

致効

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地

割取

今齊王甚憎張

一無
張字

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

梁魏都也

齊必舉兵

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

於梁城下

不能相去

去離

王以其

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

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

出函谷開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

也

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

王曰善乃

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

革車兵車也納
張儀於梁也

齊果舉兵伐之

梁王大恐

張儀於梁也

患憂也言今能
令齊兵罷去也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

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

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

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

因作固

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

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因一本因作困

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

欲敗張儀合

橫親之事也

謂衛君曰行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為國

者不同耳為理

君必解衍

解說衍

於衛君為告儀儀許諾

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

參三人並也

犀首跪行為儀千秋

之祝

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

於儀曰衍也吾讐

誓仇

而儀與之俱

俱皆

是必與衍鬻吾國

矣遂不聽

一本聽下有賣

昭陽為楚伐魏

昭陽楚懷王將

覆軍殺將得入城

覆魏將得入城

移兵

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

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

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璧可

也

也剗作乎公昭陽璧渝

楚有祠者

祠賜

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

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
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
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
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
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

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

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

權地名也下有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

秦使魏冉之趙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

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作本有之

謂李

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

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

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

趙可取唐曲逆

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

戰而不勝

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

歸於君矣

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

一本無平二字

齊楚救之

一本無楚字

計曰齊楚救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秦

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

然此時蘇秦死久矣

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

不却是秦之計中

得失

而齊燕之計過矣

過失

且趙之於燕

齊隱蔽也

一本無也字
隱蔽蕃蔽

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

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金夫救趙高義也

高
大

却秦兵

劉本
兵字

顯名也義救亡

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十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繢注

齊三

楚王死

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

太子在

齊質蘇秦謂薛公

薛公因嬰也因文之父

曰君何不留楚太

子以市其下東國

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

薛公曰不可

我留太子郢中立王

郢楚都也

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

不義於天下也

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

蘇秦曰不然郢

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

亟速也猶致也

可以益割於楚

益多割取

可以忠太子而使楚

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

一本無之

字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

可以使人說

一本無二說二字

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

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

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

太子懷王

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

而負名於天下也

變改也負天
下不義之名

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

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

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

故曰可以請行
也

謂楚王曰齊欲

奉太子而立之

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
項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

臣觀薛

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

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

已太子也使齊奉已立以為王也

楚王

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

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

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

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

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

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

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

子齊少其地

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

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

而資齊齊必奉太子

資

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

延猶

及也
饒也

楚王

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

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

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權重

故臣

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

齊無立太子
辭必不倍求

地於王也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

一作而為交
於齊齊辭

必聽王然

則是王去讐而得齊交也

太子謂
楚王

大悅曰請以國因

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削楚者

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

功見矣

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

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

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

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

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

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

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

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

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

劉無
之字知之楚王曰謹

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

武貞
楚邑

故曰可以為蘇秦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

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

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
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

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

因

劉作
固

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

道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

於殆曾本無
此二字注

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讎也故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

秦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父美女也近幸也

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為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

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

一作孟嘗

將入秦

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

君子好文號孟嘗君也

止者千

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

吾所未聞者

聞

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

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

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

挺治

至歲八月降雨

下淄水至則汝殘矣

殘壞

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

一作吾
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

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

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
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
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荼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
號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

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
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
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
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益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
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

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

先王威王

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

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

齊宣王也威王子

曰

諉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

得則薄矣

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為薄也

善說

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

力哉

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强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懼夏侯章

每言未嘗不歎孟嘗君也

歎謗

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

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

言道也

董之繁菁

菁曾

以問夏

侯公夏侯公曰益嘗君重非諸侯也

重

而奉我四馬百

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

欲

為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

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為

長者吾以身為益嘗君豈得持言也

劉作宣特

孟嘗君譙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

劉無

字以補一本有字以補一本有文

字之闕者

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已缺失也

一人曰訾天

孟嘗君譙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

劉無

字以補一本有字以補一本有文

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

請集曾劉作輕

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汙

灑

田督

續督恐作督春秋傳鄭游阪字子明或作督

曰車軼之所能至

督音鄭游

轍也

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

乘之相其欲有君也

有或作又

如使而弗及也勝督曰臣願

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

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

文侯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

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

愛猶通也或以問曾聞

孟嘗君

問告

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

君其殺之

傳曰 淫為大
罰故曰殺之

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

其錯之勿言也

錯

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

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

衣交請具車馬皮幣

皮鹿皮幣
束帛也

願君以此從衛君游於

衛甚重齊衛之交惡

惡不
睦也

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

齊是人謂衛君曰益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

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

殺馬羊蹄出其血以
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

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

如此馬
與羊也

今君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

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

無以伐齊為心

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

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

曰孟嘗君可語

集劉作謂

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

不伐是為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

錯置也據處也猿獮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

之便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奮三尺之

劒一軍不能當

曹沫魯莊公士
傳曰曹刺也

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劒

而操銚鎛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

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

舍收也之猶用也收
所長者用所短者故

堯有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

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

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

弗遂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

行直當曰直使也
登徒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

直使不欲行送象牀

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

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續別本髮

標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

足下謂本公孫戍

先

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

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

入見孟嘗

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

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

桀之士

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

皆以國事累君

累屬

誠說君之義慕

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
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
出至中閨閨閑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
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
之寶効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
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
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
効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

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

人一作士

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

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曾至一作言雖生劉作主中也

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

俱侶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

桔梗山生之草也增

集生山之上也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

及之署黍梁父之陰則邾車

而載耳

畢參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都車載也

夫物各有疇

類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

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

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

旋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

勤

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

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

王懼謝將休士也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

國子齊大夫也馬服
趙括父奢將白起

趙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君之師也秦將白起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為氏故曰馬服君

趙括父奢將白起

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

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

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

有而失天下

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湯陰趙急平原君勝使責信

陵若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推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為天下備循計增
無此七字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

是齊入於魏而救

卷之十一

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

鄢郢者楚之柱國也

柱國都也

故三國欲與秦壤界

界猶比也

秦

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

曾福

一作覆

劉一作逼

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

又剗趙魏疏中國封

封續用別本

改作封下同衛之東野

取兼魏之

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

一本有已字

亦下趙魏危則

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

專兵一志以逆秦

逆距

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

三國趙魏楚界

比也
憂也

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

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
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
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十